



九十六岁高龄、参加过密支那战役的远征军老兵尤广才听到消息激动不已。

新华社发

缅北密支那 中国远征军墓地调查 原址曾被捣毁为垃圾填埋场、厕所、猪圈、操场

江山何处埋忠骨？对于1942年赴缅甸作战的牺牲者后人来说，这是一个盘桓多年的疑问。那么，在这71年间，埋葬英烈的墓地究竟是什么样的？期间又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呢？

从1942年初到1945年初，中国先后组织40万远征军投入到中缅印战场对日作战。约10万将士为国出征牺牲异域埋骨他乡。

其中，密支那战役发生于1944年5月17日至8月3日，是二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海外最大的战役，也是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国驻印军共投入第14师、第30师和第50师三个师，协同美军一起对日作战。在战斗中，中国驻印军第30师（隶属新一军）阵亡1044人，负伤2256人，失踪51人。战役结束后，攻打密支那的三个师分别在密支那修建了三个墓地。

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墓地后来成为无主之地，几乎全部被捣毁，他们就躺在垃圾填埋场、厕所、猪圈或是学生每天奔跑嬉闹的操场下。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在战役结束后，攻打密支那的三个师，分别在密支那修建了三个墓地，其中新一军墓地的守墓人为士兵周朝贵、刘龙等人。其中来自湖南的士兵刘龙被委任为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密支那军长，后被委任为军长管理所主任。

“守墓士兵基本是当时的伤兵，他们的师长在离开的时候说‘我会回来，带你们回家’，但最后守墓者和这些牺牲的士兵一起都没能回国。”孙春龙说，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墓地后来成为无主之地，几乎全部被捣毁，或是被改建成贫民区、学校，或是杂草丛生看不出痕迹，他们就躺在垃圾填埋场、厕所、猪圈或是学生每天奔跑嬉闹的操场下，在改建过程中遗骸不断被发现却并未被妥善安置。

孙春龙说，刘龙已于20多年前去世，他的儿子刘秋达向我们确认，位于密支那达贡区的住户诺岛家以及第六中学所在地，就是当年新一军军长的原址。

密支那艾元昌、程长富、邓恭标、杨玲玲等多位华侨也均证实，他们上学时，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到这里扫墓。艾元昌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他亲眼看到密支那的远征军墓地全部被毁。

达贡区居民诺岛称，他们上个世纪70年代搬迁到这里，当时这里还能看到很多土堆，在修建房子时，挖出了很多骨骸以及子弹、水壶等。

在第六中学校园内，能找到部分残缺的水泥地基，据介绍是当年墓地祭台。

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有关该墓地的部分档案资料显示，该墓地坟墓数为895个。

七十一载，漂泊在异国他乡的中国远征军英魂就要回家了。

迄今最大规模，347具中国远征军烈士遗骸下周从缅甸运回国安葬

碧血洒异域 忠魂归故土

烈士遗骸中鉴定出的DNA将检测建库，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寻亲

10月28日，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一期发掘地点为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缅甸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截至8月30日，发掘人员在缅甸密支那总计收敛347具远征军遗骸。因有的葬坑是多人合葬，最终数据需经DNA鉴定全部完成后才能确定。”

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远征军遗骸集中归国安葬。这也只是一个开始，烈士遗骸中鉴定出的DNA将检测建库，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寻亲。

今年4月，中国民间组织发起

“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一期发掘地点为原中国远征军新一军缅甸密支那阵亡将士公墓。

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截至8月30日，发掘人员在缅甸密支那总计收敛347具远征军遗骸。因有的葬坑是多人合葬，最终数据需经DNA鉴定全部完成后才能确定。”

这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远征军遗骸集中归国安葬。这也只是一个开始，烈士遗骸中鉴定出的DNA将检测建库，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寻亲。

为了保证发掘鉴定工作的专业性

和严谨性，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教授陈靓担任了发掘小组的组长。她说，由于气温、降雨等因素，遗骸保存状况欠佳，头骨多残成碎块。截至8月底，共发掘葬坑294座，包括4座物品坑、2座动物坑、4座人与动物合葬坑。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李辉担任遗骸DNA鉴定工作的负责人。他表示，远征军遗骸的鉴定，不同于传统的法医鉴定，难度更大。

研究人员专门搭建了新的实验

室，利用Y染色体遗传特点对27个遗骸（骨骼或牙齿）样本进行了分子鉴定。李辉表示，经过分析，其中37.04%来自中国西南地区、22.22%来自西北地区，18.52%来自中南地区。

这与中国远征军来源统计数据相吻合。鉴定结果可以帮助确定阵亡将士来自于中国哪些省份。只要通过基因比对，就可以确定阵亡将士的父系男性亲属。“所以，我们接下来希望找到更多的远征军亲属。”李辉说。（综合）

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发掘报告

“轻点挖，他们会疼”

埋骨异乡71年，一半阵亡将士25岁以下

11月5日，埋骨异乡71年的347具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将要回归故土安葬。那么，这些将士的遗骸是如何被发掘的？相关单位又将如何为每一个无名烈士找到亲人呢？

将含有烈士骨粉的泥土收殓

“铁钉标示让搜寻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孙春龙说，“但目前暂未找到相关历史资料及老兵口述说明用钉子标记的用途。”

陈靓说，墓葬埋葬形式有单人一次葬，单人二次葬（迁葬），多人迁葬合葬，火化后将遗骨埋葬等。也有用葬具包括帆布、铁箱、担架等，也有挖出墓坑直接埋葬。由于气候条件以及墓地多次改建等人为破坏，葬坑内的遗骸保存状况欠佳，约有5%的墓坑遗骨完全酥化，无法收敛，最终将含有烈士骨粉的泥土收殓。

死亡年龄集中在20岁-25岁

截至今年8月底，遗骸发掘小组共发掘葬坑294座，包括4座物品坑、2座动物坑、4座人与动物合葬坑。出土的遗物包括帽徽、纽扣、皮带扣、子弹、手雷、水壶、水杯、鞋掌、口红、相框、牙刷、钢笔、餐刀、玻璃瓶、罐头盒等物品。

“发掘现场在缅甸密支那北达贡区的城乡接合处。密支那地处北纬22度-25度之间，属于热带、亚热带气候，一年分雨季和旱季，高温、湿热，土壤含水量高，对人骨保存极为不利。”陈靓说。

发掘出的头骨多残成碎块，完整的少见。而反映性别和年龄特征最有意义的骨盆，特别是髌骨很少保存下

来。能够部分观察到颅面部特征的只有34例个体，约占所有出土遗骸的十分之一。

发掘小组采用了鉴定臼齿磨耗程度的方法来确定这些远征军将士的死亡年龄。“远征军遗骸中可以具体鉴定出年龄段的个体有204例，占所有个体的58.8%。”陈靓说，初步统计年龄在15岁-20岁的有15例，占年龄明确者的7.35%，在20岁-25岁的有87例，占年龄明确者的42.65%，在25岁-30岁的有42例，占年龄明确者的20.59%，在30岁-35岁的有52例，占年龄明确者的25.49%，在35岁-55岁的有7例，占年龄明确者的3.43%，55岁以上的有1例，占年龄明确者的0.49%。

牺牲士兵的年龄集中在20岁-25岁的青年人。这个年龄段的士兵占了远征军将士的近一半。

找到最后一具遗骸为止

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深圳承启生物有限公司参与了遗骸的DNA鉴定。

据复旦大学李辉教授介绍，研究人员专门搭建了新的实验室，第一次采集了27个样本。之后对遗骸进行表面清理，打孔，再抽离出来DNA进

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这27个DNA样本当中，最多的是汉族人，占约半数，其余为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其中37.04%来自中国西南地区、22.22%来自西北地区，18.52%来自中南地区。这与历史资料记载的中国远征军来源构成相吻合。

“只要鉴定亲属的染色体类型，再和遗骸DNA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能确定远征军的身份。”他说。

“我们希望为每一个无名英烈找到亲人留下最后一丝希望。”孙春龙说，“在完成DNA鉴定后，我们将会建设中国无名抗战英烈DNA样本库，向全社会公开寻找英烈的亲人。”

为了安葬英烈，在10月28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与施甸县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遗骸安葬地为位于施甸县太平镇的孩婆山。县政府将为此提供不少于1000亩的土地，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供远征军归葬专用，计划明年底完成安葬工作。

“在完成一期寻找到的遗骸归国活动后，我们将继续更大范围地展开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工作。这个工作将一直继续下去，直到找到最后一具远征军遗骸！”中华英烈褒扬事业促进会秘书长王小军说。（据新华社10月28日电）

老兵泪流满面 盼望战友回家

在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与施甸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确定遗骸安葬地为位于施甸县太平镇的孩婆山。施甸县人民政府将为此项目提供不少于1000亩的土地，并提供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施甸县政协主席蒋汉雄介绍，施甸地处怒江东岸，滇缅公路穿境而过，当时的战略要地惠通桥就横跨在施甸与龙陵的交界处。

“从惠通桥到卢沟桥，这是一部完整的抗战史。”蒋汉雄说，“我们一定会把英雄们接回家，施甸绝不会愧对历史，愧对远征军牺牲的壮士们。”

现已96岁高龄，参加过密支那战役的远征军老兵尤广才老人也来到现场，在听到牺牲的战友即将归国的消息，老人在现场流泪大哭。

尤广才是黄埔军校16期学员，1938年从云南昆明参军，后在国民革命军新6军50师任连长，曾赴缅甸作战，参与了历时近100天、歼灭日军300余人的密支那战役。

“这是我最痛苦的一天，也是最值得纪念的一天。”看着图片中残缺不全的遗骸，尤广才嚎啕大哭。

缓了许久，老人激动地说，“当年我们答应了哪些死去的战友要带他们回家，但是我们没能做到，这是让我最悲痛的。现在他们回来了，我希望他们能够都回来，都回家。”

“我在梦里无数次梦到过父亲，我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父亲的遗骸前，磕一个头。”来自广西的陈庆金说，在他还没有满月的时候，父亲陈业海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赴缅甸作战，牺牲在战场上。

来自云南红河的老人缪焜说，1944年，他和同为新30师士兵的哥哥缪克勋一起参加了密支那战役，哥哥在战斗中牺牲。他希望重返当年的战场，接哥哥回家。（综合）



阵亡将士遗物弹壳片。



阵亡将士遗物水杯。



遗骸发掘现场。龙越慈善基金会供图



工作人员在密支那的新一军墓地收殓遗骸。

寻访始末

老兵遗愿

寻找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的呼声始于1995年。1995年，滞留缅甸的中国远征军老兵李锡全、杨子臣、杨建达等联名向缅甸政府提出申请，重建远征军烈士墓。如今，这些老兵已全部去世。

两会提案

2011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裘山山等联名提出关于搜寻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的建议案。2014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刘晓等联名提出寻找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遗骸、修建纪念墓地的提案。

项目启动

2015年4月，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项目正式启动，并组建了以文化遗产专家、人类骨骼学专家为组长的遗骸发掘小组参与工作。

忠魂归国

1944年，滇西抗战胜利，中国远征军经过浴血奋战，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腾冲。国殇墓园安葬了当年收复腾冲战斗中牺牲的中国远征军将士。

2011年9月13日，19具散落缅甸近70年的中国远征军将士遗骸被寻回，分别沿着瑞丽畹町和腾冲猴桥两个口岸，回到他们为之献身的祖国安葬。

2014年6月12日“忠魂归国”公益活动第二批中国远征军遗骸的归葬仪式在云南腾冲举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抗日阵亡将士的部分遗骸和墓地的圹兆土（即墓地的泥土）被装于24个骨灰罐，归葬在云南省腾冲国殇墓园的中国远征军阵亡将士墓内。（小影）